



### 首水

有時，我掉過頭去看看那些剛走  
完的零亂的步子，一次次體味自己的  
脆弱，就忍不住謹慎、珍惜了起來。  
畢竟，人人生含蘊的情是揉不淡的牽掛  
啊！

一向就把日子活的好滿。我寫書、雜誌專論和新聞專欄，接受訪問談經濟危機、處理家務、整理花園、練瑜珈和網球，而且不定時的健康檢查、節食和充分的休息。當我習慣地以健康、愉快的神色穿梭在人群間，常會驚喜自己的活力，竟像個停不下來的人。我愛極了這種歡欣、滿足的生活，尤其在孩子們都長大之後，我想，再也不會有什麼事情攔下我了。

我却忘了，沒有一種幸福會永遠都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事情往往就發生在你覺得一切都很好的下一刹那，那麼突然、毫無徵兆地出現在你面前

，教人措手不及。現在，在我幾乎失去一切之後，我開始笨拙而謹慎地走回以前的路子，以感恩的心情去珍惜我正擁有的幸福，因為我不能確定何時我會失去一切。

那是除夕夜開始的惡夢，我和外子強正忙於安排我們和兩子兩媳及十歲的女兒團聚的種種計劃。我興沖沖地裝飾著桌子，滿意地臨牀正溢著香氣的火爐，休息了一會，我決定利用等他們的時候去沖個熱水澡。正當我抬頭淋熱水時，疼痛突然澎湃地由頸部湧向頭部的右邊，我大吃一驚。

是中風嗎？我動動手，抬高兩腿，用力扭屈，發現一切似乎都還正常，我迅速擦乾身子，大聲喊著正在聽的外子：

「強，我怕是病了。」  
強趕了過來，握著我的手，隨即要我放鬆鬆點。我笑了，高記的過度緊張感到羞愧。停了一會，我刻意地打扮一下，穿上準備好的衣服，想和大家高高興興地歡渡這個難得的夜晚。但我實在難以支撐，就和倒在床上。

年初一大早，我被劇烈的疼痛



# 聲音發亮 尚飄空



## 首水

他打電話給我，醫生說那  
樣，好好休息。我照著做，但  
我起身去接待拜年的訪客時，才  
發現那種有規律的抽痛絲毫沒有  
變，我躺在床上，心中有著說不出  
的痛，我想我已經把這個美好的節  
日過壞了。

我過了三、四天，我的頭痛仍  
無法起身。我試圖告訴我的醫生  
我的痛苦，但他只給我開了一服較  
強效的藥，他說：「可能是節日的  
過度疲勞。」我對他的回答感到非  
常不滿，因此不顧他的意見，我找  
了位醫師，我想也許是我不小心  
摔倒了。但骨科大夫認為這不是  
什麼問題，建議我請醫師照張X光  
檢查我的脖子，我的醫生並沒答  
覆我，這就是我的健康情況一向很好，

從沒有過大問題，甚至連流行性感  
冒也總和我擦身而過，因此我的醫  
生對我不可能出了什麼大問題。

到了年初七，除夕那天淋浴時發  
生的情況又再度發生，而且比上次更  
為嚴重。那種教人坐臥不安的痛楚總  
是發生在頭部右側。我告訴我的醫生  
，並要求他安排照X光的日期，但他  
一直沒打電話過來通知我。

這樣又拖過了一個星期，情況一  
直沒好轉。強發火了，於是我們決定  
找個神經科大夫。透過一個朋友的介  
紹，強約了林大夫來家裡。在簡短的  
談話之後，他要我住院接受檢查。

先是林大夫為我作了一次脊髓穿  
刺。實驗室報告腦脊髓液有出血現象  
，林大夫解釋說這就是頭痛的原因，  
但真正出血的原因和部位仍是個謎。

次日是吃藥和臥床的混合試驗。我整  
天被放在輪椅上到處作檢查，除了電  
梯的震動使我疼痛加劇外，心裡反而  
顯得平靜，因為我知道現在真的有人  
在幫我解決問題了。之後，林大夫勸  
我作次動脈血管攝影：「我要在你腦  
中打入一些無害的染料，做血管輪廓  
的X光透射，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腦  
中血流的情況。進行這項檢查時，我  
們必須使你昏迷，這是一定的程序。  
」這驚駭著我，但我安慰自己：也許  
這是最後一次檢查，然後我就可以回  
家了。就這樣到了外科醫師處，一位  
麻醉師溫和地對我說：「這是種麻醉  
催眠藥，它會使你不會人事。」不多  
久，眼前就是一片漆黑。

當我再度醒來，我已經回到了病  
房，頭仍眩暈著。林大夫拿著照好的  
X光片告訴我：「我們已經發現你問



題的來源：在妳大腦底部一條動脈上有一個漏血的動脈瘤，就在右眼的後方。」他指著一個血管上的囊狀腫脹物，「看，這就是，一個血管的水泡，有一個脆弱的地方將會爆破。幸運的是，妳的血液凝固得很快，漏血已經止住，否則就很危險了。現在我們必須開刀拿掉它。」

他告訴我：「本院對於複雜的腦部手術有完善的設備，有一組技術精良的外科醫師在週一上午工作。由於動脈瘤的位置有利，妳有百分之九十的機會，而在手術後四個月內就可康復。」接下去的話使我驚訝：「但我們必須先剃光妳的頭髮才可進行手術……。」

我怎能想像出一頭烏黑厚密的長髮被完全剃光成一個光禿禿的腦殼？剃奪一個女人愛美的天性是多殘忍的事？

將為我動刀的神經外科醫師來看我，解釋手術是把一支金屬鑷放入動脈血管中，加強管壁脆弱的部份。他回答我所有的疑問：動脈瘤目前仍無法預防，這種弱點可能是與生俱來的；我的那一弱點之所以沒有早被診斷出來以便早作治療，是因為現在仍無簡單的偵察方法，唯有動脈血管攝影才能正確地找出來，可是這却是一種有潛在危險性的程序。動脈瘤不會遺傳，與年齡無關，但和高血壓與動脈硬化却有關係，它們絕不是因為工作太辛苦或憂愁而造成的。

他走了之後，我開始思考許多問題。

如果我拒絕這次手術呢？那麼醫生們可能會開些藥讓我上床靜養數週，教大家盡量往好的方面想，一旦動



脈瘤又出血或爆裂——在一次大發脾氣後，死亡便是揮不去的陰影了。我想，我是毫無選擇餘地的。

如此，週一時醫生們就會用電鋸鑽入我的腦殼，並在裏頭慢慢去找患部。雖然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機會可以活下來，但我的某些功能可能會受影響，因為那條動脈很接近視神經，可能開刀後我會失明，或者身體、心智發生殘障，那不就給強和孩子們帶來一個很大的悲劇嗎？

反反覆覆地想了又想，我暗自掉了許多次眼淚，我這才發現自己對生命仍有太多的眷戀和牽掛。儘管已接近黃昏的歲月，我仍強烈地渴望健康的生活。我祈禱著：「請賜給我力量，讓我有勇氣面對即將來臨的考驗。」不可思議的是，我絲毫沒有想到過這次手術可能會奪去我的生命。

週日，我的長子來看我，帶來一大束雛菊，這一直是我心愛的，花，潔白得令人感動。他細心地把花分放在牆角的花瓶裏，走時抱著我並悄聲祝福我說：「他們會好好照顧妳，治

的睡去。  
清晨五  
敷上每邊各  
手術中的放  
我的頭髮？  
頭髮剃掉。  
經外科醫師  
著了，我的  
動彈，但我  
點，別讓我  
。仍是上才  
你不會不省

## 開刀後

療妳的。在我們家裡，妳是最重要、最富有活力的人，對我們每一個人意義重大……」。我躺在床上，看著房間四周的小白花，竟懷疑自己走到春天裏了。少女時，我曾夢著穿上白紗禮服，手捧一大束新鮮的野菊……。不覺眼中已淚然。

強和女兒在黃昏時來陪我。我們話說的很少，心裏却都放心著這一次的手術。女兒忍著淚，我要找話搪塞：「不要難過，媽媽是為妳感到驕傲。」這一來反而把她忍住的淚水引出來。「再見，媽媽，我知道一定不會有問題的。」她飛奔了出去，接下來是強：「我明天一早就來，好好睡覺，別擔心。」握了握我的手，看了我一眼，就匆匆離去。那眼神中的憂鬱教我竟夜夜痲呆，我悲傷的心始終有著一個念頭：不要讓我離開他們，我們彼此都深深地需要對方。

我吞了幾片安眠藥，但隔了好久我還是睜大著眼睛。寂寞的感覺襲向心頭，我這才驚覺自己原是如此無力與命運搏鬥。不只一次，我絕望地抗議著：為什麼，為什麼是我？我是這麼熱愛著生命！直到後來才迷迷惘

醒來不  
耳畔有人  
開完了」  
的手術共  
孔著坐了  
專的棉紗  
臉，並且  
們說妳的  
知道我  
又安心地

週三，  
病室，許  
而來。我  
能簡單地  
了，好痛。

我的那  
那一個別  
靜的情緒  
方很不對  
出一臉安  
填鬱。更  
外，什麼  
覺，從耳  
刺的我一  
大塊藍紫



到氣餒的是所有的鏡子，令人害怕的毛茸茸的腦袋，不管我怎麼用圍巾和假髮掩飾總還是會露出痕跡，浮腫的眼睛和藍紫色的瘀血已漸漸消退了，但我的前額仍像是汽車擋泥板上的凹槽（該處用一枚硬幣大小的金屬板把原來的骨頭換下，我的右眉不能動，我的眼臉下垂。）我拒絕了朋友來看我的好意，我想我最好有一段只面對自己的日子。

強帶我去作回家後三週的全身檢查，即使戴著太陽眼鏡，我的眼睛仍不能適應太亮的光線。我勉強而顫抖地上下汽車，醫生說明我身體的不住搖晃和過於敏感的眼睛，都是外科手術的自然反應。他高興地告訴我：眼臉和前額肌肉都已經能再開始活動了，他要我堅持下去，繼續練習，一切就都可以復原。儘管我無法預期以後進步的情況，我却衷心感激他為我打了一場勝仗，讓我有機會再去珍愛世間無盡的變化和生氣。

半年過去了，我精神奮發的工作著。一天可走兩公里路，打網球，作規律的游泳，每天下午寫作數小時，並且開始準備再作學術講演。我戴著假髮，但已經可以坦然地讓別人看看自己頭上重生五公分的新髮了。我也不再對鏡子感到憤怒和害怕。我知道我就要康復了，我必須盡力幫助自己。

人生有著各種不同的機遇，沒有人能預知下一刻那自己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但至少，在我們都還健康、愉快地活著時，就該以讚美、感恩的心情去享受生命的樂趣。我想，過不久我就可以把風雨還給天地，讓自己再歡欣地忙碌起來。

有的眼睛和鏡子。我陷入了住院以來最嚴重的低潮。照理說，我心裏應該充滿著感激和喜悅：手術似乎很成功，至少我是平安地活下來了。但同時，我卻對手術感到憤怒，我的自尊心跌到泥沼裏去了。

手術後第八天，我必須再接受一次嚴格的考驗，以確定那支細小的金屬鑷是否仍夾在原處，那條動脈是否已有正常的血流通過。因此，我又照了一次動脈血管攝影，在三度進入手術室之後，醫師恭賀我：「手術非常成功，漏血處完全整合。」刹那間，心情整個開朗了起來，彷彿有無數的陽光游移在身上，整個人就都沈浸在溫暖的情緒裏了。嘴邊久久停著笑意，眼角兀自濕潤了起來，我知道這次風暴已經過去了，憂傷、恐懼再也不會欺近身來了。

有人鼓勵我邁步行走，我試著，扶著椅子，扶著親人們伸展的臂彎，當我走到窗前，看到藍空中展翅的鳥兒，竟忍不住淚水了。能自由自在的活著是件多麼美麗的事，而我幾乎要失去它。

一天，護士扶我走向一個磅秤，我竟整整瘦了七公斤，那天中午，我就多要了兩塊蛋糕，我要自己儘快再回到以前的樣子。

四週後已到我回家的時間，除了喜悅，還有一份掩藏不住的害怕，以後一切就都要靠自己了。

回家的第一天，我開始自己動手作些簡單的事情，沖杯茶，煮點簡單的食物，但腿部針眼的地方正隱隱作痛，使我無法走到信箱，但我想，也許明天我就可以辦到了。唯一令我感

的睡去。

清晨五時半，護士喚醒我，在屁股上每邊各打一針，以鎮定我在外科手術中的旅程。我問她：「怎麼處理我的頭髮？」在她睡著後，他們要把頭髮剃掉。」我又被推進開刀房。神經外科醫師已經穿戴好手術衣具在等著了，我的舌頭因打過針而無法靈活動彈，但我仍竭力請求：「作得好一點，別讓我留著過呆板單調的生活」。仍是上次那個溫和的聲音：「……你不會不省人事……」。

### 開刀後

醒來不曉得在什麼地方，只聽得耳畔有人說：「陳太太，你的刀已經開完了」。（過了一會，我才得知我的手術共費時三小時三十分鐘）我淨扎著坐了起來，發覺頭上網著一團厚厚的棉紗，視線模糊中隱約看見強烈的光，並且聽見他說：「一切沒事，他們說你的情況很好……」。我本能地知道我不會過呆板單調的日子了，就又安心地睡去。

週三，我從加護病房被送回我的病室，許多的鮮花和友好的電話紛紛而來。我右頸有些痛，張不開嘴，只能簡單地對每一個人說：「我的頭傷了，好痛。」

我的朋友們來看我。在他們進門的每一刹那，臉上似乎都被不安和驚訝的情緒掃過。我想我一定有什麼地方很不對勁。我無助地看著他，他陪出一臉安慰的笑容。我不解地用手摸著臉。原來，現在除了硬硬的剛毛外，什麼也沒有了。右邊仍然沒有感覺，從耳到耳是條切口。我猜想鏡子的我一定是一個醜陋的光頭還夾著一大塊藍紫色的瘀傷。我突然恨透了所